

当芒种遇见高考，愿你所种皆有收获

于琢

在不断攀升的气温中，芒种节气翩然而至，与之相伴的，是夏日的蝉鸣和傍晚的蛙声。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，本意是“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，过此即失效”，但也有“忙种”的说法，意思是农忙季的到来，一语双关不禁让人佩服古人的智慧。有人用“栽秧割麦两头忙，芒种掌灯夜插秧”来形容农民在芒种季节的艰辛和勤劳，也有人在此时教会学生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来历。

南方水稻播种之时，也是北方麦子收获之时。巨型的收割机在田间轰鸣前行，所到之处，一颗颗半人多高的麦子被卷入机械，随后蜕变成一粒粒粮食，齐刷刷地进入货箱，留下一马平川的土地记录着这一切。金黄色的麦浪中，时不时看到一些农民的身影，担心天气变化的他们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主动承担起手工收麦的工作。

他们熟练地挥舞着镰刀，在麦田中穿梭，不惧正午的高温，无畏漆黑的夜色。他们的汗水流入脖颈、湿透衣衫，皮肤被晒成古铜色，一条条皱纹深入始于眼角、深入鬓间。那是他们的辛劳与疲惫，也是收获和欢乐。因为这些粮食的收获，意味着他们收入的增加，能够给年迈的老人、长身体的孩子带来更加丰富的补给。

当代不少城市中的少年已经无法切身体会农忙作业，也不曾真正走入农田去体会农民伯伯的辛苦，对芒种节气的认知只停留在课本和网络上的短视频中。但对于他们而言，6月也将迎来人生中的“芒种”——高考。12年课业学习，12载风雨不改，为的都是这次人生中的重要考试，将播种的努力一举收获。

每一名学子，从踏入学校的那天起，就在人生的道路上埋下了知识的伏笔。

从幼儿园的早教、休息日的培训班，到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学习，一点点积累、一次次考试，每一次历练、每一次淘汰，都是披荆斩棘，都是风雨兼程。

在一次次眼泪中成长，在一次次鼓励中前行，他们怀揣梦想、他们意气风发、他们斗志昂扬、他们拼搏奋进。教室里朗朗读书声，是他们加强记忆的方式，自习课中埋头写试卷，是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徜徉，无论冬夏，不分寒暑，他们始终在学海中坚定地前行。

临近高考那段冲刺的日子，艰难、苦痛，却也收获满满，甚至达到了人生中知识储备的小高峰。不信你问问那些经历了高考的人们，他们对于那段备考的日子，无一不是充满怀念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苦痛和眼泪终将在记忆中变得模糊，留下的是与当时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背课文、做试卷、熬夜刷题、宿舍卧谈的珍

贵记忆，那是终生难忘的回忆，也是成年后难以复制的美好过往。

高考，既是对十几年学业的一个总结性测试，用以往的成绩换取一份收获；也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，未来不仅仅是读书，更是能力、素养等多方面的综合型学习。同时，还为那些做好了准备的学子开启了一扇大门，一个公平公开工作的竞争机会，一个鱼跃龙门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这样说来，高考和芒种不仅时间相近，内核也十分类似。十几年磨一剑，厚积薄发尽在此时，既是一个忙碌的收获季，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启。在芒种与高考同行的当下，愿每一位考生，都能蓄力起航，跨过高考门槛之后，迈入向往的院校大门，在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，开辟出新的方向，所种皆有成果，付出皆可收获。

不经意的六月

王过冬

时光在六月的雨滴中渐失，我随着林荫小道寻觅着走过的影子，有树荫的呵护，我的影子没有那么多浮躁，常常一个人漫步在公园。

公园的嬉闹童声，追逐着新时代的步伐，玩的都是高科技，什么滑板、轮滑、有声玩具枪，还有遥控飞机、汽车变形金刚等等，这些我都没有玩过。你看，这边大爷大妈正在地上练字，一手水笔，一手字帖，精神专注，字迹刚劲有力，潇洒自如。你听，那边音乐又响起，返老还童的大爷大妈，舞动身姿，酣畅的动作，享受着新时代的幸福，起伏的音乐，嬉笑玩闹的童声惊动知了的心情，一个劲儿地在树上叫个不停。

六月的早、中、晚我一次次地在林荫道上沐浴着大自然的关爱、大自然的温暖，在一次次的一瞬间感动着我的心灵，湿润着我的眼睛，每一次的感动就像一首诗歌，用表情和肢体诉说着。

一位大爷在和另一位坐轮椅的老大爷面前比画着，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，像在说着什么，又像在表演着，也像在解释着，表情像个小孩般天真，像少女一样柔情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微笑，眼前坐轮椅的老大爷，张着嘴没有声音，灿烂的表情，带着疑惑，带着高兴，带着说不出的兴奋，用眼睛对视着和大自然融在一起，有花的盛开、有绿叶陪衬、有阳光的普照、有亲情的感怀。大爷比画着还不

时地给老大爷捏胳膊、捻脚、捶背，每一个动作是那么娴熟、自然……多好的六月，多好的一首诗呀，一首无言的诗，一首形体诗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六月的天爱感动，不知什么时候落下了滴滴眼泪，大爷看着天气的变化打开伞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，推着老人消失在模糊的视线里。

我停留在诗的画面上，咀嚼着每一个表情和动作，什么是美？什么是真？什么是孝？我的心灵再一次触碰着六月，抚摸着六月，心里掀起了阵阵波澜，一次次地拍打着心灵的彼岸，是笑、是苦、是酸、是悔、是触动。

多美的六月，多动人的六月，六月是一首值得收藏的诗。



门城一角 牛武民/作

推荐一本好书

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是美国作家、哲学家塔拉·韦斯特弗于2018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。它讲述了主人公塔拉，一个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大山里的女孩，凭借教育的力量，冲破原生家庭的枷锁，实现了人身自由的蜕变。

塔拉生活在一个极端病态的原生家庭里，父亲偏执、狂躁，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。他不相信政府，也不相信科学和教育，更不让家中的7个孩子接受国家正规教育，也不准生病的家人去医院看病治疗，只是整天幻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。母亲是一个草药师与助产士，她性情软弱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，她为了生活，不得不事事顺从丈夫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哥哥肖恩是个有暴力倾向的控制狂，对待家人的方式极度残忍邪恶。

17岁以前的塔拉，不能像其他同龄孩子那样去学校上学，她的世界就是巴克峰的垃圾场，陪伴她的就是那一堆破铜烂铁和随时都能“吃人”的大机器。她接受着爸爸那一套迂腐无知的上帝论，忍受着哥哥肖恩的欺负殴打，还要随时准备着被废品和机器割伤的危险。这对于童年的塔拉来说简直就是暗无天日的地狱，直到她的哥哥泰勒考上大学，给了她一丝希望的曙光。哥哥泰勒，是家里第一个通过自己努力脱离原生家庭的孩子，他鼓励塔拉自学考大学，逃离大山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而不是一生都被困在大山谷的垃圾场里。哥哥泰勒像一座明亮的灯塔，指引塔拉在黑暗中破浪前行。

教育里的自我救赎

——读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有感

刘丽

自我蜕变。

所有的成长都会伴随漫长的苦痛，就像蝉脱壳、蛇蜕皮那样，只有熬得住黑暗和痛苦，才能实现人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

最后，塔拉和家庭、亲人的关系没有得到圆满和解，她选择了接纳现实中的家庭，接纳晦暗的过去，她不再怨恨，也不再内疚，她只忠于自己的内心，过自己想过的人生。

现实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塔拉呢，有人受困于原生家庭，有人受困于当下的生活。或许我们也曾抱怨自己出身不好、命运不公，常常在现实与自我间不断拉扯。或许我们在乎世人对自己的眼光，却不曾记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唯独忘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。殊不知，真正的价值感，从来都不是由他人评判，而是源于自我的肯定和内心的丰盈与自在感。

塔拉的故事，最动人之之处在于，她敢于冲破原生家庭的牢笼和命运的枷锁。就像哪咤说的“我命由我不由天！”塔拉的成长让我明白：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上学读书，也不是简单的知识堆砌，更不是拿文凭换身份，而是一场生命的觉醒和自我精神的重建，是敢于打破固有认知的壁垒，有勇气拒绝世俗的偏见，有底气拒绝不合理的束缚，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。

院子里的花儿开得热烈又温柔，我隔着玻璃仿佛看见了塔拉的身影。是啊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之山，我们也应像塔拉一样，让知识做翅膀，勇敢展翅飞翔。

流金岁月

说起“拉洋片”，现在的人很可能感到陌生，因为，那是老辈子人的事了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年轻人，兴许连听都没听说过。“拉洋片”源于唐代，据传，唐太宗的爱妃因思念家乡而日夜啼哭，久而成疾乃至病入膏肓。谋士袁天罡、李淳风询问缘由，得知她是因思念“西湖八景”所致，于是请画匠绘制了八张画片，放入木箱中拉动换片，妃子通过木箱的小孔，看到家乡美景破涕为笑，病情逐渐好转。后来，这种形式流入民间，南方称之为“西湖景”，北方则叫“拉大片”。

“拉大片”始于宋代，经历了从西湖景到拉洋片的演变，至清代已正式成型。20世纪30年代，由河北传入北京，盛行于天桥，亦成为庙会常见的表演形式。清末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，因受外来文化影响，许多物事都要加上个“洋”字，譬如：“洋车、洋房、洋火、洋布、洋画”等等，甭管什么事，只要沾上个“洋”字就好使。于是，“西湖景”改成了“西洋景”，“拉大片”也就改称为“拉洋片”了。

早期的“拉洋片”道具非常简单，以布围场，悬挂轴画，演员只有解说而无演唱。观众通过圆孔观看画面之更换，就像“拉大画”似的。后来，道具发展为双层木箱，内置多张画片，箱体设凸透镜孔，并有锣鼓乐器伴奏，艺人通过绳索控制画面，表演者一边拉换画片，一边说唱画片的内容。老北京的“拉洋片”诞生在天桥。清末民初，河北的名演员焦金池（艺名大金牙）落脚天桥，摆地卖艺。初时，他主要是“拉大画儿”，场地用青皮席子围起来，安放观看洋片的“片箱子”，箱内放几张画片，席子上掏几个圆孔，演员在一旁说唱，观众由圆孔向里观看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演出设备进化了不少，除锣、鼓、镲三大件外，席子的圆孔还变成可更换画片的观看窗，较初始的拉大片复杂且好看了。“拉洋片”逐渐在天桥站住了脚跟，焦金池越发有了名气，成为当时天桥地区的“八大怪”之一。

焦金池的表演，面部表情丰富，形体动作滑稽，成为“形象怪”；其唱词幽默，音调高低变化较大，所以又称为“声音怪”。

他的主要作品有《西湖十景》《义和团打教堂》《水漫金山寺》等。后来，画片的题材又增加了民间故事，还灌制过《夸美人》《大花鞋》《妓女告状》等唱片。焦金池去世后，天桥的“拉洋片”由其徒弟罗沛霖（艺名小金牙）继承下来并收了很多徒弟，其关门弟子尚斌生最令他称心如意，他既用心，更刻苦，表演时声情并茂，能根据故事的内容和情节，将人物演绎得出神入化，惟妙惟肖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，“拉洋片”的唱段融入了“北京琴书、京韵大鼓、评剧、河北梆子”中的精华，风格质朴自然，京腔京韵听着亲切，观众一边看画面，一边欣赏唱段，不知不觉被故事所打动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画面内容的题材更为广泛，也更为人们所喜爱，许多传统曲目，如《刘伯温修造北京城》《渔樵耕读》《小寡妇上坟》等很多传统曲目被保留下来，这可能就是“拉洋片”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。

北京老天桥，是个艺人聚集的地方，就在焦金池、罗沛霖师徒摊位的旁边，有

一个曲艺大棚，侯宝林、孙宝才、赵连生等名艺人，都在这里卖艺。有一位身手不凡的人，名叫毕学祥，他与尚斌生联手演唱拉洋片，一起唱古说今，编制新唱片，其中《红楼梦》的故事就有十几篇。他们坚持用唱片讲历史、唱传统，字里行间皆饱含老艺人对传统艺术的感情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艺人们还创造了简易的“拉大片”，根据不同内容，手绘“漫画”若干张，悬于木架上，翻一张唱一段，亦颇为诱人。新编曲目有《十月一日这一天》《百万雄师下江南》《除四害》等等。

20世纪50年代末，我刚12岁，村里来了“拉洋片”的，我和伙伴们跑过去看热闹。他们在村子的空场上支起架子，放上“片箱子”，一个人使劲地吆喝：“喂！快来看呢，‘拉洋片’啦！又新鲜，又好看的‘拉洋片’啦！”另一人打开箱子的镜匾，唱道：“您往里头看呀，您往里头瞧，里边的玩意儿新鲜又热闹，花不了几个子儿呀，您看了还想瞧！”趁他们没注意，我猛地蹿到镜匾跟前，看见里边花里胡哨的煞是有趣。

我正臭美地嘚瑟着，突然被人一把薅住：“想白看呀？一边待着去！”我刚挣扎，村里的一个老人说：“小子，人家这是买卖，想看回家找你爹要钱去！”

我气不过，和几个小伙伴嘀咕几句，使劲喊道：“别信他们的话呀，洋片子不好瞧，里边没啥好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！”“拉洋片”的人沉下脸却没有发作，我反倒觉得没趣了，拉着小伙伴一溜烟儿跑了。这事不知怎么让我父亲知道了，刚回到家里，就拽着我去给人家赔不是。道过歉后，又掏出五分钱，让我正儿八经地看了一次“拉洋片”。其实，那时候看一次才5分钱，艺人辛辛苦苦地忙活一天，也挣不了几块钱，而我们的胡闹，是在砸他们的饭碗。这事让我感到很不是滋味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喜欢上了“拉洋片”。后来，我才知道这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，通过幻灯片投影展示动态画面，是电影的前身之一，有着“土电影”之称，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玩意儿，尽管现在影视发展迅速，它仍有诱人的魅力。